



追踪记

沃斯托柯夫 著
施美烈 译

追 踪 记

〔苏〕 沃斯托柯夫 著
施美列夫

金今 译 南君 校

(内部发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追 踪 记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3印张 75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32元

内 容 提 要

《追踪记》是苏联《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叙述一个德国间谍通过希腊游船《奥基赛号》潜入苏联格鲁吉亚巴统市进行间谍活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此案进行侦破的故事。通过本书可以看到国际间谍斗争的一个侧面和缩影。

第一章 金蝉脱壳

希腊客轮“奥基赛号”船长柯夏季斯先生，今天夜间二点整（格林威治时间）就起床了。略带红色的微弱的晨光，透过舷窗，钻进了舱房。繁忙的一天开始了。

船长把台历拨到1971年5月15日，惬意地伸了伸懒腰，一面注意不惊醒正在邻舱熟睡着的妻子，一面开始做早操。最近，柯夏季斯开始发胖了，医生给他规定了几套体操动作。然而，船长不想在船员和旅客众目睽睽的甲板上做操。不过，舱房里也有足够的新鲜的海洋空气。

桌上电话的信号灯亮了。

“早上好，船长，”他从话筒里听到第一值班领航员的声音。“现在是当地时间四点，三十分钟后我们将进入苏联领海。”

“早上好！谢谢。我马上就到。”船长回答。

船长与自己的职员和乘客只讲英语。他特别仔细地打好领带，抚摸了胖胖的面颊，然后才轻轻地略微拉开舱门，跨过高高的门槛。在脚下，柴油机象往常一样隆隆作响。船长听着声音，就可以判断出：现在是四台发动机中的哪几台在工作。巨轮在沉睡。船长沿着头等舱的走廊走着。通风器从舱房里送出一阵阵法国香水的馨香，还传来隐隐约约的梦呓声。

“奥基赛号”的这条航线，是应国际旅游“大西洋快轮”公司的租赁，经营地中海——黑海航程的。

列入这个海上旅行计划的有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苏联和希腊。在这艘船上，同平时一样，载着各国的旅客，有英国人、法国人、西德人、意大利人、瑞典人、奥地利人，还有一些美国人。

形形色色的有钱的人们，都相应地分住在客轮的各个舱房里。他们不分国籍，从外貌上看起来有点儿相像。这可能是因为四十岁以下的旅游者很少能到这样的远航线上去。四十岁——也就是这个年龄，人们才有可能允许自己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来享受一番。

柯夏季斯船长走到走廊的尽头，刚要上舷梯，他看到大副的房间这么晚还开着灯。“不知为什么他不睡觉！”他想了一想，便走过去敲门。没有回答。这使船长感到惊奇，他又敲了几下。然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谁啊！”

“是我。符来德！”

舱门开了。船长走进半明半暗的船舱，看到一伙三人，围着桌子坐在角落里。

“给我倒一点乳香酒，符来德，只要一丁点。”他说着。“大清早就杀掉肚子里的细菌是颇有好处的。”他端着杯子，转向那两位旅客，用德语问道：“先生们，睡不着吗？”因为他熟悉这两个人。都算是一些大人物，特别是戴眼镜的那一位。只是那第三个人，一位浅黄头发的大胡子中年人，他记不起来了。船长看了这个人一眼，立即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好象他眼前出现了双影。他又朝那两位熟悉的旅客中的一位同样留着整齐的宽而密的大胡子的人看了看，于是恍然大悟：这两个人长得极其相像，酷似孪生，只是头

发的颜色不同而已。

“我怎么不记得他呢？”柯夏季斯一边想着，一边盯着这浅黄头发的人。“原来也是他们一伙的。”

“早晨好！船长。”戴眼镜的人代大伙打了个招呼。

“您已经起床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达巴统？”

“当地时间八点。按时刻表正点到达。为诸位的健康干杯！”说罢，他拿起乳香酒一饮而尽。

“谢谢。我们坐得太久了，就怕睡过头……”

“我也该去值班了。”大副慌忙地站起来。

“可见，我使你们这一伙不愉快。对不起，先生们，我不再打扰了。”

他们并未挽留他，这使他颇不高兴。“他们对大副有何可求呢？”

船长气的不得了。他登上甲板。第一领航员在船长台上等着他。柯夏季斯听完报告，检查了仪器的指针。全部完好无恙。一轮红日已经在海面上升起。

“我的朋友格罗斯琴柯先生现在到底在哪儿？”柯夏季斯低声嘟囔。“是啊，我们已经进入苏联领海。”他拿起望远镜举到眼前。一条清晰的苏联边防快艇的轮廓，在透光镜的细线和十字线中间，随着海涛摇来晃去。

“左舷两度，最低速。迎接来船！”柯夏季斯下达命令。

“是，先生！”

在快艇的船头下，象长了胡鬃一样，浪花四溅。它调转船身，劈波斩浪，靠向雪白的巨型游轮。

船长满脸笑容，放下望远镜。

“右舷放下迎宾舷梯。停车！”

同所有船长一样，柯夏季斯也有自己最喜欢去的港口。巴统就是其中之一。一般说来他喜欢苏联边防人员和海关人员在办理必要手续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精确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飘洋过海的二十年的旅途生活中，他熟悉了全世界海关人员和边防人员。柯夏季斯在纽约港遭到鄙视和粗鲁，不得不忍气吞声，还要向官员手里塞钱，而在西德港口，又不得不丧失宝贵的停泊时间。停泊的每一个小时，船长要向公司负责，并赔偿损失。因此，柯夏季斯常常说，由于他“向海里抛美元”，大洋的洋面也该升高了。只有在苏联港口，他从来也没有丢过一分钱。在这里，军官是规规矩矩的有礼貌的，办什么事都是迅速的，毫不拖延耽搁。所以，当发射第一颗苏联人造卫星的时候，船长并不惊奇。

“请您相信，在那里人们懂得什么叫秩序。只要他们承担了一件什么事，就一定勤勤恳恳地去完成！”

现在，边防快艇来到领海的边缘迎接“奥基赛号”，以便在航行过程中办完全部手续，从而在停靠码头后不再耽误旅客的一分钟。在许多西方港口，办手续最少要耗费旅客两个小时。

柯夏季斯认得出黑海港口的所有边防人员和海关人员。在走向迎宾舷梯的时候，他就预感到和格罗仁柯夫少校（或者象柯夏季斯称呼：“格罗斯琴柯先生”）的愉快的会见。崭新的边防快艇先关掉马达，然后向游轮右舷停靠。“不要惊动旅客。”船长明白了。他欣赏俄国水兵在海浪上的机智灵活，在险些要碰击轮侧的时候，已经把快艇缆在舷梯上了。格罗仁柯夫少校第一个跳上舷梯，还有两个人跟在他后面。

柯夏季斯微笑地瞧着，身材匀称的黑头发少校是如何轻松地跑上舷梯。

“柯夏季斯先生，路上好吗？”他问道，“在我国的岸边再次见到您，感到十分高兴。”

柯夏季斯总有点儿羡慕少校的英语发音。

“谢谢您，格罗斯琴柯先生，”船长回答，“一路平安。当然啦，在伊斯坦布尔不得不把一位太太送上岸去，她癫痫病发作了。不得不考虑船上其他乘客的意见呀……”

“是啊，应该这样，先生。柯夏季斯太太身体好吗？她还和以往一样，与您同行吗？”

“噢，只要一上旅行航程，她就不放我一个人走。是啊，我还不算老呢！”柯夏季斯向少校挤了挤眼，两个人笑了起来。

他们边谈边走，来到了公务客厅。在一张大型写字台上，放着一大叠申请上岸的全部旅客的各色护照。

少校和助手开始办理手续。

望着伏案工作的少校，柯夏季斯更加满怀崇敬的心情。想道：“其实，这手续他完全可以在港口办理嘛。可是他不辞辛苦，深夜起床，又在快艇上颠簸一个半小时。”

他说：“格罗斯琴柯先生，请相信我，我诚恳地说，我永远高兴进入苏联港口。如果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可是，我知道，俄国边防人员是不接受礼物的。”

少校连头也没有抬，回答道：“谢谢，柯夏季斯先生，您太客气了。您给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船上的全部证件都符合手续”。

海面上响起了低沉的汽笛声，验证工作结束了。“奥基

赛号”一转弯，便靠上了巴统码头。旅客们拥上甲板，电影摄影机开始响起了吱吱的声音。

在码头大楼的山墙上悬着一条天兰色的透明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欢迎光临”。在码头的平台上站着手持鲜花的人们。“奥基赛号”从来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欢迎。

柯夏季斯船长亲自指挥靠岸，等到放下舷梯后，他才离开船长台。

边防人员在舷梯旁边摆着一张斜面的小写字台，上面放着检查和登记过的护照。旅客登岸了。边防上士在梯旁接待着上岸的每一位旅客，一边发给检查机关的许可证，一边祝愿闲游愉快。

柯夏季斯船长立即换过衣服，同妻子一起进城去了。在平台上，他又一次遇到了格罗仁柯夫少校。他和军官小组正在注视着旅客上岸。

“手续怎么样？”船长问道。

“完全没有问题！”格罗仁柯夫少校答道。

在进城的“国际旅行社”大轿车的附近，船长遇到了一位德国人，他就是早晨坐在大副舱内的那个戴眼镜的人。

“祝您幸福！”他说“总算没睡过头吧？”

柯夏季斯船长在城里奔忙了一整天。船长熟悉世界各大港口，在这里值得买一些什么东西，他当然是不会不知道的。他掌握的俄语，可以不用翻译，就能应付叫出租汽车、下饭馆和去商店这类事情。

疗养盛期还未到来，所以城里来疗养的人还不算多。柯夏季斯物色到他所需要的纪念品，买足了上等格鲁吉亚白兰地。中午他和妻子在海边的“撒尔汉诺”饭店吃了午饭，傍

晚他决定去马辛德尧里。

“不！”妻子对他说，“我看你尖致太高啦。咱们不要出城了，快该回船了。”

“我以前几次都来不及去。据说，那个地方是天堂的一角。后来，我听说那里有那么一种葡萄酒……风味酒。”

这句话可把柯夏季斯太太给打动了。按照出生，她是法国女人。她怎能放弃一次品尝风味酒的机会呢！

夫妇二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向马辛德尧里驶去。酒，确实是世间无双的。酒是在一家不大的烤肉馆买的，而服务员又是非常的殷勤好客。

回来时，他们雇不到出租汽车，不得不乘公共汽车。柯夏季斯为这一天的事情所激动，又满怀着友谊的感情，总是在和同车乘客们攀谈着。

“我真不该听你的，”妻子说道，“离开船只剩下那么一个半小时。可这慢腾腾的公共汽车，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我们送到啊！”

“没关系。”柯夏季斯满不在乎地回答。“助手会把一切准备好的。他虽然年青，可是个挺精干的小伙子。”

公共汽车终于驶到了终点站——一个小广场。从这儿到码头已经不算太远了。他们的停泊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柯夏季斯收拾起包裹，妻子帮助他都放进了出租汽车的后背箱。然后他环视四周，以示告别。突然他呆住了。那个留着大胡子，浅黄头发的人，也就是坐在大副舱里的第三个人，却登上了船长他们刚刚下来的那辆公共汽车。

他刚想喊住这个人。的确，他是想这么做的。他想喊：“喂！你上那儿去，你要误船啦。该倒霉啦！”

然而，当他看到这个人的着装，上身穿着一件退色的带拉锁的旧短外衣，下身穿着一条军裤，裤腿塞进皮靴，手里还拿着一个显然是苏制的皮包。他哑然无语了。

“你听见没有，咱们要迟到啦！”妻子说道。

柯夏季斯仿佛在梦境中行走。“不，我不会看错人……是呀，服装……不过，决不会有这样相像的事吧？话又说回来了，我喝的也够多，够累的了，任何时候都可能有错觉”他想了想。

大副在舷梯旁等候他。

“先生，我们一直在着急！您没出什么事吧？”

“你这儿没出什么事吧？符来德！”柯夏季斯问道。

“这里一切顺利，先生。旅客早就回来了。是的，边防人员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有一位旅客始终没回来。不过这是误会。他们无意中数错了。咱们这儿没有毛病。”

“呀，这么回事！”柯夏季斯好象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助手。”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大胡子的人在船上吗？”

大副打马虎眼了，低声地、意味深长地说：“我看，先生您已经猜着了几分。我劝您对谁也别提起这件事情，不管是谁。”

船长愤怒得差点喘不上气来。他真想说：“滚开，你这肮脏的猪猡，从我船上滚开！”他准备动手揍大副，但是这一切他都没干。归根结蒂，这好象已经是政治，所以这就不是他的事情了。

“晚上好，船长！”柯夏季斯听到有人同他打招呼。格罗仁柯夫少校和上士从后面走来了。“从各方面看，您这儿有一位外貌有明显特征的旅客没有回船。”

“留着胡子，我记住了他。”边防上士补充道。

“格罗斯琴柯先生，这可是一场误会。我得到报告，全部旅客都已上船。”

“我们船上只有一位大胡子的人，我们准备引来见您。”符来德补充说。

“对不起，先生们，勤务职责使我不得不再一次检查护照和旅客。”格罗仁柯夫少校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请吧，请吧。不过，少校先生，您的担心是徒劳的。您的人出了错误，我以自己的名誉发誓。我们有三百名旅客就有三百份护照，全在这里。”大副信心十足地声明。

“你们带的证件好象都是完备的。但是，我在执行勤务，先生们，请您们帮我组织第二次验证。”格罗仁柯夫坚定地进行反驳。

他们全都来到船长舱。上士拿着放护照的小箱。

船长和格罗仁柯夫在桌旁坐下，大副留在门旁，上士把小箱放到桌面上。

“给我。”格罗仁柯夫一边伸出手，一边对上士说道。

上士从小箱中取出一份护照，少校把它掀开，把上面的照片亮在船长面前。

“我们要见一见这位旅客。”

船长向大副点了一下头，大副移动到桌边，朝护照瞟了一眼就迅速走出船舱。

在怪难堪的沉默中渡过了几分钟。船长和格罗仁柯夫谁也不看谁。最后，少校忍不住啦。

“柯夏季斯先生，您也别激动，反正马上就会搞清楚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留着大胡子的人，在大副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晚上好。”他用德语寒暄。

“晚上好。”少校回答，同时看了看上士。

上士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表示：“对，就是这个人。”

“你们不再需要我了吧？”留着大胡子的人问道，并且微笑地回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大副。

“对不起！”少校说道。

这位旅客低头致意，然后走了出去。大副依旧站在门旁。

这样的一件鬼事情，在柯夏季斯船长的脑海翻腾着。是的，大副是给边防人员引来了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旅客，但是这位先生是黑头发，是船长视为重要人物的两位旅客之一。船长看到另一位浅黄头发的大胡子已经上了公共汽车。他已经换了装，使人认不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见鬼，他为什么还保留着大胡子，为什么不在岸上把胡子剃掉呢？也许是来不及了？也许是他，柯夏季斯，真的是弄错了？不，不，柯夏季斯船长没有弄错！

格罗仁柯夫少校起身了，向船长行了个军礼。

“这样就很好嘛！先生。祝您在苏联领海一帆风顺。”

柯夏季斯也站了起来。

“我送送您。”

大副好象拴在他们身上一样，一直跟在后面。船长几次斜眼盯着他，一面不满地朝拳头不时的咳嗽了几下。他终于扭头朝后下了命令：“到船长台上去！”

大副停步了。

在舷梯旁，柯夏季斯一边握着格罗仁柯夫的手，一边低声快语地说：“我觉得毕竟有一个人溜掉了。我看到他上公共汽车向马辛斯切乌里去了。”

“马辛德尧里。”格罗仁柯夫不由自主地给以纠正。

“对，对。”

“谢谢，船长。”

格罗仁柯夫又向船长行了个军礼，然后跑下舷梯，奔向码头，上士在那里等着他。

留大胡子的人没被盯住。他溜走了。几天之后，马尔柯夫上校和保尔·西尼岑少校在上校的办公室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进行了交谈。

“看来，这位客人还是来自那个巢穴。”保尔说道。

“太象了。手法也是一样。”上校表示同意。

马尔柯夫指的是很久以前的一件事。当时某个国际间谍中心派间谍吴特金到苏联长期潜伏，他是在敖得萨，从一艘旅游客轮上留下来的，而另一个人顶替他回到了船上。派遣吴特金的目的，至今尚未查明。目前的这个行动具有另一种色彩，但是，原则还是一个样。

保尔沉默不语，马尔柯夫上校作结论时说：

“好吧，可以这样理解。那次，叫他白白地给溜掉了，金蝉脱了壳，你要记住……。”他用手转动着小火柴盒。

“要加强对吴特金的监视。这次会不会来找他呢？”

吴特金在斯维尔德洛夫市已经住了四年。开始，他在那里老老实实在当司机，后来在工厂当电工，最近一年在电话中心局当技术员，始终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视之下，不

是一天两天了，谁都没有去找过他。可是，吴特金本人在五月二十日突然提出自愿迁居的申请，户口已经注销，并迁往契利亚宾斯克市。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吴特金一连四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为什么突然表现出乐意迁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段时间。

第二章 “奥基赛号”的来客

“奥基赛号”客轮上来的浅黄头发的旅客，好容易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马辛德尧里，之后，他的路程是继续向北走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是搭乘“驿车”走的，也就是说，搭乘顺路汽车走的。在各个居民点的村边上，他通常象“投票”一样举手拦车，还总有人捎他。这样，他坐遍了各种牌号和类型的汽车，有“日古里”，有自卸卡车，有送奶车，有标明“交通车”、“专用车”的轿子车，有一次还坐上了一辆“柯拉斯”牌的黄色巨型汽车式起重机。这位旅客只有一个旧的黑皮包，一路上是十分轻装的。好说赖说他终于在第四天到达了大城市——C.市。

这样的转移方式，正是间谍中心发给他的“指南”中所规定的了。“指南”规定绝对不许可乘坐火车。

不过，除了必须转移到指定的潜伏地点之外，存在必须怎样吃饭的问题。按照“指南”规定，他应该在商店购买食物，也就是说吃干粮。在万不得已时，允许上小咖啡馆和小饭馆，但是，无论如何不得出现在饭店之内。还规定他可以

随便找个地方过夜，只是不能住旅馆和火车站。他正是这样到达了C.市。

现在，在C.市，“奥基赛号”的来客允许自己略微违背“指南”的规定，他顺便走进一家饭店去吃饭。这件事，使他懊悔莫及。

这是个星期六，下午三点钟。旅店挤得满满的，好象已经到了谢绝的程度。

“人越多越好。”垂涎地想吃几道热菜的人一边想着，一边从几个空座中选择一个离过道较远的座位。过道把大厅分成不均等的两半，好象梳了分头一样。

他看中了一张小桌。两位妇女背门围桌而坐。对面坐着一个喷吐着烟雾、四十来岁的红脸大汉。他是个十足的醉汉，闷闷不乐，忧心重重。

“奥基赛号”的来客走到跟前，向妇女讯问，第四个位子是否有人，两位妇女都是三十来岁的人，面貌相像得难以辨认。

“是啊，空的，请吧！”其中的一位妇女高兴地说道。

妇女在低声地交谈着。男人吸着烟，眼睛死盯着空中的一个什么地方。从空空的碗碟看，妇女已经吃完饭，正在等待服务员算帐。“奥基赛号”的来客马上判定，这男人与她们没有任何关系。他又发现，红脸汉的上嘴唇肿得很厉害。这使他不高兴。现在可不是同好斗者作伴的时候。

服务员老不来。红脸汉面前放着一瓶伏特加酒和一盘一动也没动的、已经放凉了的煎牛肉排。他从瓶里往高脚杯中斟满了酒，突然转向邻座的人，用浑厚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老兄，来一杯吧？”